



张颂文：名声在外的表演教练终于等到自己上场

崔辰

◆ 在漫长的时光里，张颂文慢慢积累自身的能量，等待合适的时机到来，成为观众心目中富有魔力的演技派。

◆ 随着好故事越来越多，深层次表演技能表现出的演员魅力会越来越有真正的“流量”。

▲ 在《扫黑·决战》中，张颂文饰演“双面人”县长曹志远

电影《扫黑·决战》上映十天，票房攀升至新片排行榜第三位。张颂文在片中扮演反面角色——“双面人”县长曹志远。欣喜地看到，张颂文这位演技出色，多年一直甘当绿叶的好演员终于等到了他的男主角时代。接下来，他还将再在《革命者》中出演主角李大钊。

万物静默如谜：从演员指导到戏骨演员

张颂文生于广东省韶关市，早年进入社会谋生，先后做过印刷厂工人、饮

料销售员、空调安装工、酒店服务员、饭店经理、导游等职业。20多岁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后留校当助教，28岁第一次担任主演的电视剧是情景喜剧《乘龙怪婿》，之后演出了不少电视剧，但并未有一个角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张颂文指导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演出的一部分，长期指导演员的旁观者的角度，能看出微妙细节对表演的影响。多出的时间去养他从小就极喜欢的各种花，和植物的相处过程是个哲学的过程，万物静默如谜，植物会用生长来回应种植者的付出，植物与人之间的神秘对话蕴藏在空气、水和肉眼可见的生长和四季轮回的灿烂释放中。十几年来，他不自觉成为了演员圈里的异类。闲暇时，他养花种菜，北京郊区住着的院落中有200多种植物，和周围的邻居也熟得很，今天给他两颗白菜，隔天拿来几个青椒，左邻右舍都拿他当好说话的邻家大叔。

曹志远一面是廉洁奉公的父母官，另一面却利用其公职权力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表面积极配合调查组的调查，但实际上设置重重障碍。张颂文在这部人物定位比较接近原型设置的状态中，努力呈现一个反面角色的不同状态，也就是和不同的人物对戏时的区别。和调查组的负责人——姜武扮演的宋一锐对戏时，他竭力表演一个有原则且温和有人情味的官员形象，请其赴家宴，也处处配合他的工作。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孙志彪在一起时，他愤怒，但又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他恨弟弟给他惹祸，但这些年来，在他的纵容和保护下，他们已经盘根错节地长成了一个连体，在血脉和利益上都无法分离。张颂文的演技，体现在电影中的这些细节上：在面对调查组的绝佳面具式人格的表现，在决定杀掉利益捆绑的情人时流出的眼泪，在劫持现场的怒发冲冠和迫不及待地要杀人灭口，在最后被捉拿归案时大局已定不动声色地擦着办公室养殖的绿色植物。

凡事皆有章回：从质感把握到细节营建

张颂文的表演有个特点：对于塑造内敛的人物，他擅长设计细节动作；塑造富有感染力和情绪高峰的人物状态，也擅长制造特殊的情绪去感受周边。比较他主演的电影《西小河的夏天》中顾建华和《隐秘的角落》中朱永平两个角色，同样和小演员荣梓杉演对手戏扮演父子俩，顾建华是个向内的角色，在水乡小城的生活，人到中年，是学校里板正的教导主任，家庭中严肃的父亲，在平静的生活之下，内心渴望生活的突破和变化，渴望上升，被实习生女老

师的青春活力所吸引，儿子怕他，始终有点距离，张颂文演出了这个外表平静人物的中年危机的状态。有一场戏是拿到副校长办公室的钥匙，有上升空间，激动的手按在钥匙上，紧紧捏住的几个动作。另外一场戏是和实习女老师去舞厅，表达感情被拒后，淋雨回家，独自在房间里，从镜子的影像中表现出来的深受打击的状态。

电影《扫黑·决战》的正式表演之外，张颂文还设计了一段7分钟的无剧本独白，这段面对镜头的独白并非电影中的情节，而是他对曹志远这个角色做的人物小传。从这段独白可以看出，他尊重地面对演员这个职业，并且在拍摄之外的工作中积累和完成自己的进一步成长。

总有一瞥惊鸿：好演员的时代已经到来？

《隐秘的角落》中朱永平则是外放型的性格，他做水产生意风生水起，离婚后有了新的家庭，和前妻子有点距离，但一直也以儿子的优秀为内心的骄傲。在扮演朱永平这个角色时，张颂文问了主创一系列问题：朱永平具体多大年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学历是什么？怎么和周春红认识的？哪年结婚的？什么时候认识的王瑶？和周春红和王瑶分别结婚时摆酒的情况有何不同？在设计一些表演细节时，他把表演这件事情当成某种程度上的哲学意识的思量。

“文艺演员”这个概念尚有待商榷，但确实有一些电影演员的演出生涯打上了文艺及小众的标签，他们在人们的印象中，有名气，有资历，但与流量的关系不大，也似乎一直保留着与观众的疏离和距离。像张颂文、秦昊这样在艺术电影中出现率较高的演员进入大众视野，万茜、刘琳等勤奋低调的演员在专业演出20年后方大火，是否意味着好演技的时代到来了？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

张子枫：向着复杂成人世界不断触碰

闵思嘉

◆ 作为00后一代中最为突出的演员之一，张子枫被观众看着长大，在银幕上度过了自己的童稚期、青春期，也在银幕上完成了成长，从“少女角色”走向“女性角色”，通过纵视她的银幕成长路，我们或许也可以从中看到某种00后演员的共性。

随着新片《秘密访客》和此前《我的姐姐》的热映，张子枫突然开始密集出现在大众视野内，之后她亦有陈正道执导的《盛夏未来》，聚焦点在银潭医院的《中国医生》，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岁月忽已暮》上画，这还没有算上临时撤档的《再见少年》。一年内六部作品的密度犹如舞台上的聚光灯，让我们在未满20岁的张子枫身上看到了某种可能，仿佛在忽然之间，这个小女孩就已经长大了。

有评论者看好张子枫的未来，认为她极有可能成为第一个00后影后；也有人关心青年演员的成长，担忧这种密度对她来说是过快的消费。这些迥异的评论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张子枫身上代表性与特殊性的共聚。作为00后一代中最为突出的演员之一，她被观众看着长大，在银幕上度过了自己的童稚期、青春期，也在银幕上完成了成长，从“少女角色”走向“女性角色”，通过纵视张子枫银幕成长路，我们或许也可以从中看到某种00后演员的共性。

纵观张子枫的银幕形象，能够提炼出“邪魅少女”和“中国式女儿”两种关键词

童星出身的张子枫在《唐山大地震》中依靠方登的惊鸿一瞥初试啼声，并成为百花奖最佳新人奖历年来年龄最小的得主。但对于她来说，这一角色带来的“入围”性质，远大于传统意义上“童星”性质，而这种不同，源自于中国影视行业与好莱坞制片厂体系的差异。在好莱坞制片厂的明星制体系和工业化流程生产下，童星成为明星体系中一种独特的产品，可以被专门打造，甚至电影本身也是为童星量身定制的，秀兰·邓波尔、朱迪·嘉兰及其系列电影就是例证。

然，甚至在最新的《秘密访客》中，她也是在一个五人的组合家庭中作为女儿出现，基本只有在《快把我哥带走》和《我的姐姐》中，张子枫才算是真正作为焦点角色出现。

总结张子枫的银幕形象，可以有“邪魅少女”和“中国式女儿”两种关键词。《唐山大地震》中的姐姐方登就是那种典型的中国式女儿，她在年纪上是姐姐，折射出的是中国式家庭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更在母亲选择救弟弟、放弃姐姐的抉择中将这种性别文化矛盾推向高潮。《你好，之华》中少言寡语的少女之华，则更像是那个时代下隐忍内敛的女性形象缩影。《快把我哥带走》中的双胞胎妹妹时秒，在成长过程中总是活在哥哥的“淫威”之下，她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式女儿”的拼图。



▲ 从左至右分别为张子枫在《唐山大地震》(2010)、《唐人街探案》(2015)、《我的姐姐》(2021)中

地，从小城出走到北京念书，以此从少年变为成人；另一方面，她又是亦步亦趋的，因为她不确定成人世界的规则是否适合自己，是否会修剪掉自己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才会在送养和留下弟弟之间两难。这样的徘徊正好是少女成长为成年女性间隙中的那种摇摆状态，这样的角色对于在年少时代就成名的张子枫来说堪称表演意义上的成人礼，演员和角色之间也在相互成就中实现了耦合。

她饰演的多个“多孩式大家庭”中的弱势角色，成为年轻人面对新的时代所需处理的复杂家庭关系的影射

不得不提的是，“邪魅少女”和“中

国式女儿”两个关键词，还和另一层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关，也即“二胎家庭中的女性”。

正是上文所述，张子枫不同于好莱坞体系下的童星，也不同于“谋女郎”这种一出道即聚焦最上层资源的女演员，她的绝大部分银幕形象都是电影叙事的辅助角色，需要与其他角色“共享关注度”，即便是在《快把我哥带走》和《我的姐姐》这类她主演的电影中，她也依旧需要与“哥哥”“弟弟”的角色共存。这些女性，都是“多孩式大家庭”中的弱势角色。

从《唐山大地震》中开始，她就是在重男轻女思想下，被妈妈放弃的姐姐；在《快把我哥带走》中，她又是希望哥哥消失的妹妹；在《你好，之华》里，她是不如姐姐美丽的少女之华；在《我的姐姐》里，她是为了迎接弟弟到来而被迫装病的姐姐；在《秘密访客》里，弟弟的灰色眼睛与特殊身份显然是更被偏爱的，她

(作者为影评人)